

臺灣文獻史料叢刊

第二輯

(29)

重修臺灣府志
諸蕃志

(下冊)

(合訂本)

臺灣大通書局印行

臺灣文獻叢刊第一〇五種

重修臺灣府志

范

咸

陳序

海內郡國以千百計，其山川、險隘、風土、人物與夫往古事蹟，載於史策、稗官、野乘，爲類甚繁；作志者薈萃成編，其取材也既博、其修飾也易工。若乃遐荒外島，自昔聲教未通之地如臺灣者，溯前則無稽、居今則難略；作者於此，蓋不勝視止行遲焉。

我國家聲靈赫濯，海隅日出罔不率俾。臺灣自入版圖垂今餘六十年，卉服文身之域、茹毛飲血之儔，咸襲冠帶、安耕鑿，俗易風移，駸駸乎有中土之習；大化涵濡，於是爲深且厚矣。郡之有志，自高、劉二君始。比歲給諫六公、侍御范公奉命巡視其地，宣布聖天子德意，撫綏民番，輯寧海疆；政理旣已浹和，爰取舊志而重修之，勒成若干卷，屬序於余。余惟東南環海之區，元、明以前率爲逋逃藪；故事多荒略，而其地亦莫可考。澎湖之名，僅見於「隋史」。臺灣，則明季始稱其名；然不過爲日本、荷蘭停泊互市之地，旣無歷代廢興沿革、是非得失之概可資考鏡，亦無文人詞客游歷尋覽之蹟可以感慨流連。故述之者，恒患不文。間有一二紀載，又涉於奇誕；人往往視若「齊諧」之志、「山海」之圖，用廣異聞而已。今觀是書，體例嚴密、力大思精，凡旌別淑慝、區畫井疆、戒飭武備諸大政，靡不條分縷晰而詳著之；可謂識其大者矣。而山川之夷險、水土之美惡、番俗之淳頑、物產之豐嗇，纖悉不遺；該洽典贍，斐然可觀。以是上諸蘭

臺，誠足資廟堂之採訪；且使守土之吏得而習之，土俗、民風瞭然心目，所以承流宣化、奉職效官者，悉於是乎在。則是書豈徒作哉！

抑余聞之，臺地幅員廣遠，東番各社禾黍芄芃，比戶殷富；苦於野番間阻，不得列爲王民。邇年以來，聖澤覃敷，野番輸誠歸化者絡繹不絕，傀儡諸山兇番終於革面革心；則臺地將東漸於海，而聲教之所訖，必有踵事而增修之者。是又有俟於後之君子！

太子少保、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，巡撫福建等處地方提督軍務，祁陽陳大受撰。

高序

聖天子統御宇內，包含萬有；雖遐荒絕島、亘古未經向化者，無不舉而懷柔之、敦養之，使皆有以漸摩而成善俗。其遐荒絕島之衆，初猶草昧蚩蚩耳；乃自感於聖人之治，殆如風行草偃，翕然向治，遂臻一道同風之盛焉。臺灣一域，爲海外荒島，「禹貢」之書不載、「職方」之紀無聞。始自有明天啓朝爲荷蘭屯處，稍與中華通往還；後爲鄭成功竄踞，恃險負遠，猶在四夷也。我朝定鼎，聖祖神武遠播，收鄭氏餘孽而版圖之；設官置鎮，十年生聚、十年教養，由是臺灣一域已漸非昔日之遐荒絕島矣。

庚戌歲，予奉命巡察。重洋遠渡，入其境，人民濟濟，無雕題卉服之狀；蓋浸潤於教化、涵濡乎養育者，深且至也。按其戶口，稽其財賦，考其山川、風俗、土物、人情，閱其城池、倉庫、壇廟、學校、番社、官莊、兵農、水利，釐然舉備；退而準之舊有誌乘，則掛漏殊多。然舊志成於法制未備之初，不無因陋就簡；越數十年，自不可同日而語矣，意欲卽而修之。值頑民吳福生跳梁，捧節之使，守埤禦暴、宣化撫綏之不暇，遑暇修誌乘哉！期滿復命，忽忽數載，意甚缺焉。

甲子春，旬宣閩地；見從前舊乘已爲劉副使補葺，人有同心，猗歟！休哉！秋九月，奉旨赴臺查勘武職官莊。踰澎渡海，巨浸驚濤、山川城郭，依然如舊；而民風之醇、

人物之盛、闢土之廣、利用之厚、簿書期會之繁，更不可與庚戌之歲同年而語矣：愈以徵聖化之淪浹久而風俗移也。劉君所葺誌乘，又覺未盡其要；曾語巡使給諫六公，而六公亦有雅意增損之說。迨侍御范公赴臺，與六公參酌考訂、諮討釐正，逾一年誌成。

丙寅冬，二公寓書予曰：『重修志乘業已刊刻告竣，言之不文，乞爲一序』。予不敏，何以序爲！雖然，修臺誌者，予素志也；何敢以不敏辭。於是披覽周環，得其所紀山川，則瀛洲島嶼，搜羅撫拾之無遺也；田賦，則納總納穗，供輸經費之畢存也；風俗，則居處習尚、番社語言之悉載也；其奇節瑰行、風流俊雅者，錄之「人物」之中；水陸戎行、班戍優恤之典，具於「武備」之內；若夫物產，則嘉穀花卉、珍禽怪獸之並呈；而詩文詞賦，則天章雲漢、光怪陸離之炫目；他如規制、典禮、職官、學校，則又事核而該、體嚴而備。其中有倫有脊、有目有綱，踵事增華，蔑以加矣。一畫開而天地闢、二氣運而歲功成；臺誌修而聖治彰，所繫寧不重歟？他日輶軒探問，不第知荒島之爲鄒、魯，並以歎二公之用心有功於朝廷者不淺！乃援筆而爲序。

乾隆十二年（歲次丁卯）三月穀旦，福建布政司高山拜序。

明序

閩地，爲古無諸之國；而閩之臺灣，本土番部族琉球之故壤。漢、唐開疆以來，皆以海外置之，地入於荷蘭；其後鄭成功逐荷蘭，竊踞爲巢。聖祖仁皇帝念天下一家，臣服其黎庶，郡縣其土宇。數十年休養生息，日就蕃昌；土地、人民政事之大，不可以無志。志於前者，觀察高公、副使劉公相繼纂修，而規制事宜未盡洽備。今給事六公、侍御范公奉命巡視茲土，乃與副使莊君、太守褚君共採舊聞、旁搜衆紀，爲徵引之據；於是取新舊二志增之、損之，有綱有目。

余觀志之修也，與作史同；必彙從前之事、合數家之詞，而裁以史才之手，然後條理明備、本末燦然。孟堅之於子長、劉昫之於韋述，半以爲取材而加之斲削；歐公五代之史，原本於薛居正而刪定之。是故必有相因之迹、相釐之功，相因則其事詳、相釐則其文核。夫作史且然，至於修志，亦有不得不然者矣。顏師古曰：『志，記也；積記其事也。』夫事日積而多，亦日積而廢。由後數十年之所積，較之於前，其踵而增華者有加而於前事或久而放失；又或因傳聞之謬，更爲荒蕪之詞以雜之，不得其詳且核焉，則其缺莫考。其文之不雅馴者，尤縉紳先生所難言也。今觀臺志之修，自封域、規制至於藝文、雜記，其間典禮之周、學校之設、武備之嚴，與夫山川之險易、戶口之繁衍、賦

役之殊科、生番熟番之頑馴強弱不同，人情風俗、土物產貨，按志以稽，如指諸掌。且臺郡孤懸海外，爲各省之藩籬；是以於防海港口出入、水道紆迴，言之尤詳；必提其要害、紀其遠近，使人因其形勢以識控制之方。其視前志加詳，而體要典則尤爲加核；是有良史之才，而達於政體者也。

考之「周禮」「職方」所掌，辨及山藪川浸與男女之數、穀畜之宜，以周知其利害，使同其貫利。「王制」：凡居民材，必因天地寒暖燥濕、廣谷大川之異制，民生剛柔、輕重疾速之異宜，以修其教而齊其政。今是志之修，既熟悉全臺之風土、人物，則其政治之宜民，條理本末，必有卓然可觀者；不獨其文之詳核，可以方班、劉而匹歐陽也。謹序之。

乾隆丁卯春月，糧驛使者明福撰。

莊序

地理之有志也，自「禹貢」始。禹別冀、兗、青、徐、揚、荆、豫、梁、雍爲九州，至殷則有幽、營而無青、梁，至周則無徐、梁而有幽、并，其見於「爾雅」、「周禮」者近是；然皆備列揚州。閩，揚州域。「禹貢」曰：「淮海惟揚州」；「爾雅」曰：「江南曰揚州」。則「夏書」之所謂「東漸于海」、「王制」之所謂「自東河至于東海」，卽殷制；是臺地實洪荒渺昧、芒芴閃煜而在其中。更考「周禮」「職方」：「東南曰揚州」；雖其區三江五湖具載而未及海，然已明言七閩。臺淡水距閩省水程四百餘里，其間關潼、白峽形勢蜿蜒，則臺之隸閩，斷可識矣。臺始見於隋，洎明荷蘭據其地；鄭逆角逐之，立郡邑。我朝天威震聳，艘牒南指，遂納款面向，附疆索焉。

伏荷列聖仁綏義撫，先之以噢咻拊畜，以馴化其歷來獷鷺之習；俾黠者驚於工商、樸者安於隴畝、秀者澤於詩書彬雅之中，漸躋於聲名文物，而易其狂獠味嚙之舛陋。然則臺之初闢，固不可以無志；而其在荒服無可沿考，則其爲志也較難。曩之觀察茲地者，嘗留心斯舉。康熙間，高公爰創輯之；繼乾隆辛酉，劉公省齋復增補成書，可謂明且備矣。屈茲化理淪浹又歷年所，時物漸臻、風氣益廓。巡方六、范二公厘念海邦文獻，網羅薈粹，遐搜舊典、周訪新知，因而按部就班，釐爲綱十二、目九十有二；繁者汰

之、缺者補之，祛其泛、遴其要。而又不徑從簡略，使後人失所依考；而又不隨流附會，使旁觀循其模稜。意匠心裁，洋洋乎蔚爲瀛島巨觀已。且夫鹿耳、鯤身，臺之門奧。南則沙馬、猴林，北則雞籠、鹿子；篁簾插漢，與鯨濤拍天角險；椎髻文身，與冠裳罵履交錯。天與山海際，地與民番混。在閩則爲鎖鑰，在江、浙、甌、粵則爲屏障；雖僻介邊徼，其帶礪攸關，實視中區爲險要。吁！是志也，其徒侈詞華之莊雅、體製之醇備、考核之精詳乎！蓋其用意宏深矣。嘗試按而考之，舉凡廟謨之淵邃、奏疏之剴切、文、武、父安之籌策、水陸防捍之隘衝，以及興文講武、通商輯番之周畫，無不擇善參覈，規之詳而慮之遠。

今夫雲雷草昧，君子以經綸。臺之啓疆，雖已距六十餘載，誠有如文翁化蜀、昌黎治潮暨武侯之定獠蠻、伏波之撫交趾，迄今猶衣其德弗衰、服其教而畏其神弗輟。則茲土也，潮、惠、漳、泉之叢處，而誘以土物心臧；生熟番之咄咄于于，而潛率之就甄陶而樂化育，游惰向業。四民交勵、五士迭興，萑蒲弭、訟獄息、刑措兵偃，職官、人物炳炳烺烺而風俗齊美，斯山川、草木、鳥獸、蟲魚皆繪文明熙皞之象矣；則是志之所以導揚郅治、襄贊鴻謨，繫苞桑而固磐石者，其有「豳風」、「無逸」之思乎！夫豈等「山經」、「水注」，侈乘槎之瑰奇、資操觚之博瞻已哉。余猥廁鉛槧之末，愧無能爲役。爰書諸簡端而特闡之。

乾隆十二年（歲次丁卯）孟春，署臺灣道莊年謹序。

重修臺灣府志姓氏

纂輯：巡視臺灣戶科給事中六十七（字居魯，滿洲鑲紅旗人）、巡視臺灣兼提督學政監察御史范咸（字九池，浙江仁和人。癸卯進士）。

協輯：分巡臺灣道按察使司副使莊年（字榕亭，江南長洲人。保舉）、臺灣府知府褚祿（字總百，江南婁縣人。癸丑進士）。

參閱：諸羅學訓導陳繩（字騶季，福建閩縣人。歲貢）。

校輯：臺灣府淡水同知曾曰瑛（字芝田，江西南昌人。例監）、澎湖通判汪天來（字湖潢，江南徐州人。監生）、臺灣縣知縣李閻權（字衡宜，山西安邑人。教習）、鳳山縣知縣呂鍾琇（字集九，廣東饒平人。舉人）。署鳳山縣知縣縣丞趙軾臨（字湘右，浙江蕭山人。監生）、諸羅縣知縣周緝敬（字作侯，廣東新會人。舉人）、彰化縣知縣陸廣霖（字用賓，江南武進人，己未進士）。

監刻：原任臺灣府海防同知方邦基（字樂只，浙江仁和人。庚戌進士）、臺灣府海防同知梁須櫟（字大木，正白旗漢軍。例監）、署臺灣府海防同知漳州府同知張若鏗（字樹堂，江南桐城人。保舉）。

校對：臺灣府學教授吳應造（字鈞大，福建閩縣人。庚戌進士）、臺灣縣學訓導伍

兆崧（字符年，福建寧化人。優貢）。○

凡例（十四則）

一、郡志初作於康熙三十三年，觀察高君拱乾成之。其後副使劉君良璧重修於乾隆六年。「高志」草創，多失之略；至「劉志」則加詳矣。然「劉志」二十卷，「星野」、「建置」、「山川」外，更有「疆域」；而「物產」，即附「風俗」下，似爲不倫。「高志」十卷，以「封域」、「規制」等爲十綱，各附以目，序列有體。今合新、舊二志增損之，爲綱十二、爲目九十有二；庶幾有條而不紊爾。

一、劉志大半撫拾「通志」。如「通志」首列「典謨」，蓋以全省所奉諭旨，高文典冊自宜弁冕簡端；若郡邑志自不必複載。舊志將御製至聖贊及表章朱子上諭、「周易折衷」等序並行纂述，此豈專爲臺地而設耶？且四亞聖贊後，即繼以賜靖海將軍施琅碑文，尤爲失次；故茲志不敢仍襲其舊。其有因臺郡事宜特頒諭旨者，謹分載各條內，俾奉行者有所遵守勿失焉。

一、臺灣入版圖後，生聚教訓雖歷六十餘年，然猶去荒昧未遠。本地苦無文獻可徵，所見所聞不無異詞。即以星野言之，舊志謂屬牛女之分，「諸羅志」謂屬翼九度，而「鳳山志」辨其非；必並列之，以見統綱專主牛女之意。是志於各條下，俱列附考，似於作志體例別創一奇；亦以海外初開之地，不得不互存以資參覈云爾。

一、前志於臺灣一邑，祇載寥寥數山；其羅漢門內外，概不之及。迨乙丑冬，巡歷至其地，見山谷盤互，極險仄幽峻；問之土人，則云朱逆作亂時，初皆盤踞於此。及閱「使槎錄」，載羅漢門山甚詳；且云「峻嶺深谷，叢奸最易；此守土者所不可不知也」。因採其語入「形勝」「附考」中；而詳識其山之遠近道里，補入「山川志」焉。

一、鹿耳門爲全臺門戶，防緝奸宄，則臺防同知之責爲獨重。前志不載「海防」事宜，今特爲增入。凡海港出入之要口及船隻之大小併一切見行則例，俱必條列；亦以見防海宜詳也。

一、臺灣田賦自歸化後，累蒙列聖減則蠲除，優恤備至。惟雜稅有沿鄭氏舊名者，故徵餉水、陸異科，與內地迥別。其牛磨、蔗車以及港灣、潭塢、罾鏈、罟罟、綾幪之屬，非詳注則觀者無由知；今特采諸書中言之雅馴者，列之「附考」。至養廉一項，尤聖朝體恤臣下之仁，亦宜備載，以志異數。

一、臺郡分野揚州，習俗尙鬼，與荆、楚同。今「典禮」中祠廟，一遵「祀典」所頒，淫祠並黜。其寺觀，則別載「雜記」。

一、閩省鄉試，臺郡分額取中，所以培養海外人才者備極隆至。餘若粵人之附居者，亦增入學名額，尤爲特典。前志未錄，故於「學校」中詳列其始末焉。

一、海外武備特重，凡分班遣戍之期、道里舟車之費，歷聖加恩優恤，至爲詳備。

而制田產以備吉凶賞恤，延及百世，尤我世宗憲皇帝格外殊恩也。舊志未載，茲特補入；並增列「義民議叙」一條，以見聖朝報功之典，雖小善必錄焉。

一、番社不下數百種，生熟番馴頑不一，南北番亦強弱各殊。然熟番與土庶雜處，輸賦、供役則亦民也；卽生番歸化，亦各輸鹿皮餉。今考其服食、居處、性習、風尚，各番略有不同；因本黃玉圃先生「番俗六考」加以咨詢所及，於「風俗」中分類詳記。而其方言俚曲，亦載其大略焉。

一、臺之物產，自百穀以至草木、蟲魚，類多中土所不常有。在土人旣以臆名之，而士大夫考據又苦未得其真，故「附考」中徵引諸書，有一物數見者。蓋欲後人有所折衷，故採擇不厭其詳。至舊志所載，如薤則云有赤、白二種，蒜則云有大小種，桃則云花紅、實可食，梅則云味酸，松則云松柏爲百木長，梅則云百花魁，黃鶯則云一名黃鸝、一名倉庚，螢則云腐草化生，蜻蜓則云六足四翼、翅薄等類：凡皆內地習見之物，不煩細注；今悉刪去，以免載籍繁夥。

一、「災祥」「附考」中，頗載僞鄭逸事。以其始則驅逐荷蘭、繼則納土歸降，蓋爲我朝先驅者；故附錄其興亡之跡，以爲臺地之緣起，非敢倣「十國春秋」之例也。

一、臺郡初闢，中土士大夫至止者，類各有著述以紀異；然多散在四方，島嶼固鮮藏書之府也。范侍御奉命巡方，自京師攜黃玉圃先生「使槎錄」以行；至武林，又得孫

湘南先生「赤嵌集」；抵臺商榷修志，於是「臺灣志略」、「靖海紀」、「東征紀」、「臺灣紀略」、「臺灣雜記」、「裨海紀遊」諸集，按籍搜索，並得全書。惟「沈文開集」，向時寓臺諸公所艷稱而未得見者，亦輒轉覓諸其後人。凡得詩文雜作鈔本九卷，半皆蠹爛；但字迹猶可辨識，既不忍沒前人之苦心，故所徵引較前志尤多。但志中所引，僅註書名；因特於「雜記」中另列「雜著」一條，備載作者姓氏，方知爲某人之書，亦並以存海外之文章，令後來有據耳。

一、「藝文」內舊志將鄭氏「歸降表」採入，尤爲不倫；若前明寧靖王術桂係監國魯王所封，傳中屢以「王」稱之，亦非體矣。又「奏疏」首尾體例全載，此爲冊檔之式，非是紀乘之文；況題目已經列明，更爲屋上架屋。凡以上，概爲刪改。至蕩平鄭氏，施靖海之功爲烈；其後辛丑恢復，則藍總戎之功不讓於施。今「一家紀載之書」，一則有「靖海紀」、一則有「東征記」，雖不必皆成於己手，然其功足傳，則其文亦多可錄。志中祇遴其半，已各得一卷。他如沈文開不忘羈旅之思、孫湘南獨擅「叢笑」之什，是以採擇尤多；蓋是志於「藝文」之去取尤嚴也。餘若詠物、詠景之作，則彙錄入本條下，以見寫生屬情之妙。其不關此者，則統載「藝文」詩中云。